

关于中国在缅军事基地的谣传

[澳]安德鲁·塞尔斯

(格里菲斯大学,澳大利亚)

摘要:近15年来,涉及中国在缅军事基地的报道和论著源源不断。虽未获得证实,但中国对北印度洋的渗透的传闻已深刻影响缅甸邻国,尤其是印度的战略思维。安达曼海大椰子树岛的大型情报站和伊洛瓦底江三角洲海基岛海军基地的报告,已被作为缅甸沦为“中国附属国”的佐证。在其他观察家看来,这些基地的存在,明确显示就是中国在印度洋进行扩张的计划,甚至是它的全球野心。然而,印度政要于2005年承认,关于中国在大椰子树岛设置情报站的报告有假,并承认缅甸并无中国海军基地。因此彻底改变印度国防计划人员10多年来关注的两大焦点,导致人们怀疑有关缅甸存在其他“中国基地”的说法,进而引起对中缅关系现状及中国在北印度洋的战略利益的思考。^①

关键词:军事基地;缅甸;印度洋

中图分类号:E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56(2010)01-0001-18

15年来,关于中国在缅军事基地的报道和论著源源不断。^②中国对北印度洋的明显介入业已深刻影响邻国缅甸,特别是印度的战略思维和安全政策,增加人们对中国扩张计划的关注。而仰光(2005年缅甸政府所在地从仰光搬迁到内比都)和北京的否认,却遭到忽略。印度海军参谋长却于2005年中期宣布,有关中国在安达曼海(the Andaman Sea)某岛设置情报站的报道不实。他宣布,缅甸并无中国海军基地。由此彻底改变印度国防计划人员10多年来跟踪的两大焦点,并引起人们对

收稿日期:2010-01-27

作者简介:安德鲁·塞尔斯,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亚洲研究所研究员。

① 本文最初的版本是 Andrew Selth, "Chinese Military Bases in Burma: The Explosion of a Myth", *Regional Outlook* No. 10 (Griffith Asia Institute, Griffith University, Brisbane, 2007), 后修订发表于 "Burma, China and the Myth of Military Bases", *Asian Security*, Vol. 3, No. 3, 2007, pp. 279-307.

② 1989年,新军人政府把国家的名字从 Burma 改成 Myanmar。虽然有些国家(特别是美国)仍然称之为“Burma”,但是新名称已被联合国承认。在本文中,作者采用官方名称,除非“Burma”被直接引用或者是正式名称的一部分。

缅甸存在其他“中国基地”这一说法的怀疑。^①因此，也导致人们对中缅关系现状及有关中国在北印度洋战略利益的分析产生诸多重大质疑。

一、传闻的缘起

1992年8月，造访新德里的缅甸外交部代表团首次公开提到中国在缅军事基地。当时，缅印关系较为紧张，因为拉吉夫·甘地总理领导的印度政府强烈批评缅甸军人武力镇压1988年的大型民主运动，并成立国家法律和秩序重建委员会(SLORC)，组建新的军政府。1990年，缅甸反对党在一场自由、公正的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但缅甸军政府否认选举结果，甚至对反对党的主要首脑、1991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实行软禁。由于遭到传统盟友及支持者的排斥，缅甸军政府转而寻求与中国快速发展关系。作为回应，中国扩大两国边贸，向举步维艰的缅甸军政府提供贷款和技术援助，并在联合国等多边论坛中维护仰光。^[1]印度基于战略角度考虑，对此高度关注。

印度关注的焦点主要在于，中国同意支持缅甸军政府1989年起执行的扩军和现代化运动。^②1992年新德里会议前，中国已经同意对缅出售价值近14亿美元的武器装备。^[2]在北京进行的谈判内容涉及战斗机、强击机、运输机、坦克、装甲运兵车、舰艇、各种牵引炮和自行火炮，以及卡车和各种步兵装备。1990年首次交货，1992年底前，军政府已经接收多达一个中队的歼-7战斗机和6艘“海南级”巡逻艇。^③中国提供的卡车、多管火箭发射系统、无线电装备、轻武器和弹药强化了军政府压制国内各种叛乱的能力。此外，采购的其他武器系统显然将被用为更加传统的防卫目的。^④1992年新德里对话期间，印度外交部长J.N.迪克西特(J.N. Dixit)对缅甸代表团表示，印度支持缅甸恢复民主，但希望保持正常外交关系。在谈及军政府和北京发展中的国防关系，以及军政府获取中国武器问题时，印度外长指出，印度对缅甸并无军事威胁。据报道，谈判期间，印度明确表示清楚知道缅甸正为中国在邻近印度边境的敏感地区修建的海军哨所提供建材。^[3]随后关于1992年会议的另一新消息来源说“印度声称，中国正在考虑在缅甸领海的某岛上修建一个海军侦察所”。^[4]据说该侦察所将使中国易于监控在孟加拉湾的一切海空活动。该基地将使北京能够向东南亚国家施压，并“重新恢复”中国对该区域的影响。

1992年9月上旬，权威的《简氏防务周刊》透露，缅甸已经启动一项旨在提升海军硬件基础设施的计划。计划包括在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的海基岛建立新的基地；改善位于孟加拉边境南部若开邦的实兑市(即阿恰布)及泰缅交界附近的丹那沙林区丹老市的既有海军基地。该报道还简要提到，该计划将升级一座小型海军站，地点位于印度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南部安达曼海大椰子树岛。^[5]

^① “基地”一词容易引起误解。过去几年来，分析家们和其他评论员使用该名称来描述各类军用场所，从独立的小型监视站，到配备有飞机场、军用房舍和军港的大型多军种设施。

^② 关于该计划的详情可参阅 Andrew Seith, *Burma's Armed Forces: Power Without Glory* (EastBridge, Norwalk, 2002)。

^③ 可参阅“*Myanmar in large arms barter deal with China*”, *Asian Aviation*, February 1991, pp. 88–9; Bertil Lintner, “*Arms for Eye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6 December 1992, p. 26; Bertil Lintner, “*Chinese arms bolster Burmese forces*”, *Jane's Defence Weekly*, 27 November 1993, p. 11; and Bertil Lintner, “*\$ 400m deal signed by China and Myanmar*”, *Jane's Defence Weekly*, 3 December 1994, p. 1.

^④ 据估计，1988年至1998年，缅甸从中国获取价值约30亿美元的武器。参阅 Stephen McCarthy, “*Ten years of chaos in Burma: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liberalisation under the SLORC-SPDC (1988–1998)*”, *Pacific Affairs*, Vol. 73, No. 2, Summer 2000, p. 250。

根据《简氏防务周刊》的报到,持续有未经证实的报告显示,中国为缅甸的海军站建设提供技术援助,但是没有明确指出中国是否同时参与其他3个基地的发展计划。9月17日共同社的报道提供了更多的细节。报道援引北京匿名的外交官(但很有可能是印度的)^①,声称中国和缅甸军政府达成了更多的细节。报道进而称,作为报答,缅甸将“为中国提供基地的优先使成秘约,帮助后者建立海基岛军事基地。报道进而称,作为报答,缅甸将“为中国提供基地的优先使用权”。^[6]共同社说印度观察员“证实”自年初以来,中国海军舰艇频繁造访该地;此外,中国还在缅甸安达曼海的椰子群岛建造“雷达站”。次日,报道被路透社转载,随后一周被美国报纸The Estimate转载。^②各种关于在缅中国基地的消息迅速见于各种报刊杂志。

最初的新闻报道只提到海基岛和大椰子岛的基地。比如,The Estimate于1990年10月22日发布的最终报道引用“身居高位、消息灵通的美国军方消息来源”的说法,认为中国人员曾出现在海基岛的最终报道引用“身居高位、消息灵通的美国军方消息来源”的说法,认为中国人员曾出现在海基岛。该报道还提到大椰子岛的基地。^[7]1993年2月27日,《洛杉矶纪事报》发表引自印度情报人员的报道。证实“中国正在帮助缅甸建立海军基地,作为交换中国可以使用缅甸的海军装置,或者至少能在那加油补给”。^[8]关于中国在缅甸建立其他军事基地的报道随即出现。比如,有报道指一个大型海军基地计划建立在海基岛上游,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的勃生市,其他被提到的场所包括被描述为“监测站”或者“监听哨”的地方。^[9]

当中国外交部被问及共同社报道的真实性时,发言人予以否认。当缅甸军政府被要求对此做出类似评论时,最初对此事不予置评。^[10]但缅甸外交部一名高级官员在1992年12月承认缅甸正在执行海军扩军计划。原话称,“鉴于泰国渔船对缅甸海域入侵的增加,所以极有必要建立海军基地。政府军不时会与伊洛瓦底三角洲的克伦族反叛武装交火,切断其与西部若开邦的穆斯林叛军的联系,这支叛军的主力主要分布在缅泰边境。”^[11]但是,这名官员否认中国介入上述扩军计划。1994年,当时在缅甸政府颇具影响力的军事情报局局长钦纽中将访问新德里后,军政府发言人宣布缅甸未与任何国家签署军事协定,也没有允许中国在其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缅甸也永远不会为任何外国军队提供燃料补。钦纽访问新德里期间,他对印度的高级官员们也做了类似表态。^[12]然而,缅甸官方的这些承诺并未能消除印度的疑虑。新德里声称它对中国军方这两个岛上的活动有“可靠的证据”。《印度时报》(Times of India)称印度国防部官员对此“深表忧虑”,因为中国军事基地在缅甸存在,等于消除印度长期以来在其东部边境拥有的缓冲区。^[13]另外,前印度驻缅大使称:“报道所称中国操纵缅甸问题,及在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建立军事基地的情况,将威胁印度全境,而不仅限于印度东北地区。”^[14]印度国防决策层长期以来对于中立、弱小的缅甸武装不会对其东翼造成威胁而感到放心,印度因此可以专注于西边的巴基斯坦。而有关在缅甸的中国海军基地和情报设施的报道,显示中国军队在印度洋影响范围的扩大和通过周边的附属国对印度进行包围,这些都被新德里视为“不祥的发展”。^[15]印度也担心易受攻击的印缅陆地边界,关注中国为了改善云南和缅甸北部的交通而建设的诸多公路、桥梁等工程。印度似乎突然陷入一个异常危险的战略环境。

日本、韩国和东盟成员国据称也同样高度关注印度洋东北部的事态。^④他们对中国的长期战略目标表示疑虑,认为这种目标已经通过北京对南海的扩张性领土主张得到强化。1988年,越南

^① 有理由相信 Kyodo 的消息来源是一名印度大使馆人员和桑迪·高登(Sandy Gordon)的个人通信,2006年9月27日。

^② 参阅“China: Govt allegedly helping Burma to build naval base”, Reuter, 18 September 1992; and “Is China Building an Indian Ocean Base?”, The Estimate, 8 October 1992.

^③ 或参阅“A Dragon at the Gate?”, Asiaweek, 14 April 1993, p.36.

^④ 参阅“Beijing seeking defence base close to the Andaman islands”, The Observer, 3 May 1993; Clare Hollingworth, “Japan’s defence worries grow”, Asia-Pacific Defence Reporter, Vol.20, No.10/11, April-May 1994, p.9; and Neilan, “China’s Influence in Burma Causes Fear in Southeast Asia”.

试图阻止中国在南沙群岛的永暑礁建立设施时，双方产生冲突，3艘越南船只被击沉。1990年，迹象显示中国已在西沙群岛的永兴岛建立军用机场，据信该地还有一个大型情报站。^[16]中国在印度洋建立监测站，以及试图进入缅甸海军基地的传闻，属于类似消息。传闻中的缅甸基地临近战略要地马六甲海峡和中东石油区的海上交通运输线。

随着有关中国在缅军事基地的报道越来越多，报道内容越来越耸人听闻，该问题引起了区域性的恐慌和不安。印度尤其关心建立在大椰子岛上的“监测站”。

二、大椰子岛“基地”

有关大椰子岛“基地”的相关报道本身就存在着自相矛盾和模糊性。关于该岛的性质，存在多种说法，包括“军事设施”、“海军基地”、“雷达站”或者“海军侦查设施”。另外，该岛原有缅甸海军基地是否升级，或者是否重新建立基地，也无确定。^①对中国的作用，也说法不一，或称中国利用缅甸提供的材料进行基地建设，或言中国只是为新设备安装提供技术帮助。^{②[17]}据1993年5月发布的一则印度新闻称，大椰子岛“投入使用还需多年”。2003年7月的另一则消息认为该基地“即将完成”。然而，其他的新闻报道却认为该基地“1994年中期就可启用”。^{③[18][19]}大椰子岛在印度洋被赋予的角色使其岛上的基地很快被印度视为战略威胁。随后，关于大椰子岛基地的规模和作用及其对中缅关系的重要性被进一步炒作。这些引人注目的报道进一步加剧了印度的恐惧。比如，1994年6月，日本报纸《产经新闻》(Sankei Shinbun)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除在大椰子岛上建立雷达站外，又在临近的小椰子岛建立一个雷达站。小椰子岛横跨15公里宽的亚历山大海峡向西南方延伸，靠近印度北安达曼岛。该报还披露，两个雷达站收集的情报将由中缅共享，以“加强两国未来的军事合作”。^[20]所有这些消息来自日本防卫厅一名前高级官员，而他又是援引了“一名英国军事情报官员”的言论。^[21]

部分印度报纸甚至宣称北京已经向军政府“租借”全部或部分椰子群岛。美国科学家联合会(FAS)的网站上也有消息暗示“租借”这一安排，以及中国在小椰子岛建立第二个雷达站。这样，消息就更广泛地流传起来，并具备了一定的可信度，但这些消息都没有提供消息来源。2003年，当记者就“租借”问题向印度国防部长乔治·费尔南德斯(George Fernandez)提问时，他没有对记者所问的问题进行纠正后，中国向缅甸租借大椰子岛的传闻似乎得到确认。^④实际上，“租借”纯属无稽之谈。缅甸1948年独立以来，椰子群岛作为其领土，始终处于缅甸全面监控下。^⑤但是，该岛并非是新闻报道和公开评论歪曲事实的唯一一个案。比如，多年后，最初传说中国在大椰子岛上建立的简易“雷达设施”已被新闻媒体和各种评论员演绎为一个大型的中国专业信号情报(SIGINT)收集站。到

① 长期以来，大椰子岛就有一个小型的军港，以及一条飞机跑道，用来配合缅甸巡逻船偶尔在该地区展开的活动。该岛还因在1959–1971年间是罪犯流放地而臭名昭著。可参阅 Bertil Lintner, *Burma in Revolt: Opium and Insurgency since 1948* (Silkworm Books, Chieng Mai, 1999), p.273; and “Burma’s Papillon”, *The Irrawaddy*, May 1999.

② 或参阅“A Dragon at the Gate?”, p.36。

③ 或参阅“PRC Reportedly building bases on Burmese islands”, *Sankei Shimbun*, 28 June 1994.

④ 参阅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Intelligence Resource Program, “Coco Islands”, found at <<http://fas.org/irp/world/china/facilities/coco.htm>> and “Pakistan would be erased if it uses nukes: Fernandes”, Rediff.com, found online at <http://www.rediff.com/news/2003/jan/27fer.htm>.

⑤ 参阅 Andrew Selth, *Burma’s Coco Islands: Rumours and Realities in the Indian Ocean*, Southeast Asian Research Centre Working Paper No. 101,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8; 该文章的新版见 Andrew Selth, “Burma’s Mythical Isles”, *AQ: Australian Quarterly*, Vol. 80,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8), pp. 24–28。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雷达”一词被延伸为“大雷达”、“高科技监控雷达”，甚至是多座“雷达”。^① 报纸、时事杂志和网站也开始报道该岛上的“45 - 50公尺”、“50公尺以上”或者“150英尺”高的天线塔。据说，始建于1992年的天线塔已被包括美国情报卫星在内的外国消息来源所证实。^{②[22]} 另有报道称，岛上还有包括精密电讯干扰装备在内的其他电子设备，形成一个“全面的信号情报收集站”或者“现代海洋侦察和电子情报系统”。^{③[23]} 该基地据说还有一个“足以观测”18公里外印度北安达曼群岛的“高倍望远镜”。^[24]

早期报道认为大椰子岛上的设备主要用于监控地区性军事活动，特别是孟加拉海湾的空军、海军活动。^{[25][26]} 然而，不久新闻记者和学者又开始声称该基地还用来监视印度在南安达曼岛布莱尔港口设置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三军联合设施。还有人认为中国与缅甸盟友正在监控印度南部维萨卡帕特南市海军基地附近的潜艇活动。^[27] 一些评论家认为中国修建大椰子岛“基地”并提供相关设备，是要对印度导弹试验的数据进行搜集和分析，遥感勘测范围包括印度东部发射场起飞后越过孟加拉海湾的弹道导弹和航天器。^④ 中国还将该基地所获的电子情报与巴基斯坦分享，以帮助后者发展针对印度新武器系统的反制手段。^{⑤[28]}

出现在大椰子岛的中国人也成为各种媒体关注的焦点。香港《远东经济评论》(1993年12月)

引用“情报来源”消息显示，起初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顾问和技术人员前往该岛。但是，人们相信，至少有一部分新设备是由中国专家来直接操作。^[29] 2004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鲍尔(Desmond Ball)教授在接受《伊洛瓦底江杂志》(The Irrawaddy magazine)采访时，就大椰子岛基地发表看法，认为：“过去10年，或自基地启用以来，中国人从未离开该基地。但基地主要由缅甸人来运行，我不认为缅甸政府会允许中国利用基地建立自己的监听站。更准确的描述似乎是，大椰子岛上的监听站是一个中缅技术人员共同操作的合作产品。”^[30] 反对派缅甸民主之声(Democratic Voice of Burma, DVB)认为，大椰子岛基地“受制于中国军事专家和数百名缅甸海军官员”。^⑥ 总部设立在华盛顿的美国科学家联合会在其网站上宣布，该基地从1994年以来，一直被70多名中国海军技术人员和缅甸军人共同操作。^⑦ 然而，以上说法均无确切证据。

人们普遍认为为中国已经派遣军事人员到大椰子岛，以便其情报机构直接监控、汇报东北印度洋的动态。然而对于缅甸的武装力量有能力自行操作、维护据说来自中国的精密电子设备，也遭到怀疑。就如雷诺(Renaud Egretteau)所写：“大部分观察员和军事分析家认为，中国才能使用大椰子岛上的电子天线，因为只有中国人才懂得现代监视技术。缅甸武装力量无力购买和使用这类精密的监视和侦查设备。信号情报管理需要渊博的知识，而这正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缅甸的软肋。”^[31] 但多数论者认为，缅甸军队有能力掌握大椰子岛上任何现代设备，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可以自己

① 参阅“Chinese team in Burma to set up surveillance systems”, *Indian Express* 1 July 1994.

② 也可参阅 Bertil Lintner, “Myanmar’s Chinese connection”, *International Defense Review*, November 1994, p.24; and Renaud Egretteau, *Wooing The Generals: India’s New Burma Policy*, New Delhi: Authors Press, 2003, p.93.

③ 也可参阅 C. S. Kuppuswamy, “Myanmar-China Cooperation: Its Implications for India”, *Independent Media Center India*, 3 February 2003; R.S. Ehrlich, “Burma US military”, *The Free Press*, 18 August 2006.

④ 两个设施是位于海得拉巴(Hyderabad)的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实验室以及位于奥里萨邦昌迪普(Chandipur)南部的惠勒岛(Wheeler Island)导弹实验场。参阅 Kamiol, “Chinese puzzle over Burma’s SIGINT base”; and “Desmond Ball Unbound”。

⑤ 也可参阅“Chinese ‘electronic fishing’ in the Andamans”, *Asian Defence Journal*, December 1994, p.92.

⑥ 参阅 Democratic Voice of Burma, “Tsunami-Did Burma escape the consequences?”, 6 January 2005.

⑦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Coco Islands”. 70名中国技术人员的说法，似乎是对发表在 Lintner, “Arms for Eyes”第26页的一份评论的误解。

操作了。^①

随着各种报道对大椰子岛基地的规模、复杂性和重要性的夸大,该岛在地区战略分析和证明中国膨胀的野心方面的作用,也被进一步突出。比如,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把该基地称为“中国在缅甸的最重要的电子情报监听站”。^[32]鲍尔教授则称之为“中国在海外能自己操控的最重要的电子情报监听站”。^[33]他把该基地和遍及亚太地区的中国信号情报站联系起来,认为共同旨在监控包括南海和马六甲海峡在内的海上军民活动。更重要的是,1992年开始出版的《印度洋战略环境》(Indian Ocean Strategic Environment)上的几乎所有重要研究专题都提到这个基地。多数论者将其视为中国企图对该地区乃至全球施加影响的佐证。^[34]在对该基地讨论的整个过程中,缅甸始终持否认态度。军政府承认中国正在帮助缅甸升级民用基础设施,但是反复强调大椰子岛上并无中国设施。北京也发表一些声明予以否认,称这些消息是没有根据的谣言。但是,形象恶劣的缅甸政府对此事件的声明缺少说服力,中方的否认也被漠视。大量详细报道,形成了绝对证据。实际上,印度坚称中国在缅基地对20世纪90年代后期加快发展的印缅关系造成威胁。

主要出于对中国在缅影响不断加深的担忧,印度于1993年软化对缅态度,着手重建双边关系。^{②[35]}起初进展不大,但是仰光开始视印度为牵制中国的力量。两国开放陆地边界海关后,双方开始讨论控制以缅甸为据点的印度反政府活动,甚至发动了几次协作松散的军事行动,打击那伽、曼尼普尔和阿萨姆武装集团。^{[36][37]}双边军事关系发展迅速,高级官员多次互访。2000年后,可靠报道表明印度已向缅甸出口装甲车、火炮、防空和步兵装备及侦查机,另有多个双边防务协议正在谈判。^③印度舰艇造访仰光港。缅甸海军护卫舰前所未有地参与印度洋水域的他国海军演习。缅印有多种理由重建、推动1988年以前业已存在的双边密切关系,但快速深入发展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军政府无法消除印度对大椰子岛中国信号情报站的忧虑。

1999年,时任缅甸情报局首脑的钦纽亲自邀请印度驻缅大使馆的武官,参观印度认为缅甸驻有中国军队的任何地方,以证实军政府否认中国军队存在的真实性。^[38]邀请似乎未能实现,随后,为消除新德里疑惑,缅甸显然允许印度空军对大椰子岛实施侦查,自行查看该岛是否存在中国基地。^[39]若军政府有意隐藏关键问题,不会批准侦查。2005年8月,印度海军参谋长透露,缅甸海军参谋长2月造访印度时,邀请印度海军随时访问大椰子岛。在暗示将来有可能访问时,海军参谋长阿伦·普拉卡什同时表示,他相信椰子群岛并无中国军队的缅甸官方声明。^[40]最后,在2005年10月,海军参谋长断言说,印度已经“确认在椰子群岛上没有任何属于中国的监听哨、雷达或者监视站”。^④这一令人吃惊的根本性的转变改变了印度国防决策层10多年来长期关注的问题。但印度新闻媒体仍然疑虑未消,继续报道大椰子岛事态。但相对以往,措辞转趋谨慎。比如,《印度时报》于2008年8月称,印度国防部官员“关注”中国帮助缅甸发展大椰子岛上军事设施的报道,“但并不惊慌”。据说中国正在协助建造两个直升飞机停机坪和“武器存储系统”。该报同时提到中国已同意升级岛上通讯设备。^[41]周边其他国家显然也还在密切关注岛上事态。

① 可参阅 Bertil Lintner, ‘Burma Road’,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6 November 1997, p. 16.

② 也可参阅 Sudha Ramachandran, ‘India embraces Myanmar on its own terms’, *Asia Times*, 28 June 2006.

③ 参阅 Larry Jagan, ‘Indian and Burmese forces bond afresh’, *BBC News*, 7 December 2001; Rahul Bedi, ‘India begins supplying Myanmar military hardware’, *BurmaNet News*, 4 October 2006; and Aung Lwin Oo, ‘India Woos Burma with Weapons for Gas’, *The Irrawaddy*, January 2007.

④ 他还说,在他担任印度安达曼尼科巴部队司令时,并未察觉大椰子岛上有中国人活动。“Interview with Admiral Arun Prakash, Chief of the Naval Staff, Indian Navy”, *Asian Defence Journal*, October 2005, p. 22. Also relevant is ‘A&N Islands Vision 2025: Keynote Address by CNS and Chairman COSC, August 2005’, Indian Navy, found at <http://indiannavy.nic.in/cns-add4.htm>.

尽管事态没有某些分析家分析的那样严重,但是大椰子岛在缅甸政府的战略考虑中地位日趋重要。1988年以前,当地只有一个小型海军站,此前则是囚犯监禁地。近年来,岛上设施不断升级,飞机跑道延长,机场可能将用来服务于过去15年缅甸政府获得的更大、更快的飞机。根据《简氏防务周刊》报道,2002年缅甸耗资7000万缅币(1100万美元)^①建造了长达85公尺的码头,容纳大型海军舰艇和补给船停靠该岛。这些各种改造连同扩充后的缅甸海空力量,足以在安达曼海和孟加拉湾进行高级别军事活动。这些部署很大可能是为了保护广阔的缅甸领海及海上天然气开采设施,阻止走私军火和偷猎等行为。^②然而,这也可能是仰光更为宏观的战略考虑的一部分,包括防御入侵。1988年爆发民主运动后,军政府始终担心美国或者多国部队发动海上攻击,恢复缅甸民主。^[42]位置孤立而脆弱的大椰子岛在这种情况下,也许作用不大。据说,缅甸政府过去认为大椰子岛具有一定战略价值。谣传在缅甸政府还把美国视为潜在同盟时,奈温政权曾向美国提供大椰子岛作为基地,以换取经济援助。1988年后,据说军政府指责美国试图在岛上建立海军基地,以便于岛作为基地,以换取经济援助。1988年后,据说军政府指责美国试图在岛上建立海军基地,以便于随时对东西半球发动突袭。^③缅甸对近邻的担忧也促使其在大椰子岛上兴建某种情报站。

近来,商业化的大椰子岛并未出现任何大型情报信号收集基地的常见标志,比如雷达天线罩、圆盘式卫星天线或者机场等。上述设备遭到2004年12月海啸席卷,因而在2005年印度视察之前未留下证据的暗示不足为信。^④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于该岛建立大型的信号情报基地,随后又予以拆除,这种说法也属空穴来风。但岛上可能确实存在缅甸军队操作的信号情报站,且偶尔得到中国的技术协助。这足以让印度的海军参谋总长诚恳地声明岛上并无“中国的”设施。但是,印度2005年态度急转的可能原因是,15年来的报道多数缺少依据,大椰子岛从未存在大型信号情报站。以上说法不排除存在中国协助安装,并由缅甸军队操作的雷达。除了常规任务,雷达可能被部分用于搜集情报。^[43]岛上的缅甸海军基地势必还会安装无线电设备借以保持与缅甸大陆部分的联系。若设备加装接收器,用于监视海空活动或监听邻国的无线电往来,也不足为奇。当然,在可靠信息证明大椰子岛存在军用设施以前,上述看法仍纯属猜想。

三、海基岛“基地”

1992年海基岛基地首次被提及以来,评论家们对大椰子岛大型信号情报站的关注远远超过缅甸的其他“中国基地”,特别是海基岛上修建的设施。后者虽然并没有引起新闻记者和学者们同样的注意,但也难逃猜测和评论。早期关于海基岛工程的报道都称,那是在中国的经济或技术援助下在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勃生河口处的一座小岛上新建的基地。^[44]此外,对基地的面积、角色、对北京的作用及更为广泛的战略意义方面的报道,就各不相同了。

1992年,军政府透露,海基岛基地属于海军扩充计划的组成部分,该计划是缅甸当局在评估了缅甸的战略弱点后而制定的。^[45]基地被称为“海军设施”、“海军站”或者“地区海军总部”。所有的

^① 中国为该建筑工程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但无法确定这是援助还是优惠贷款。参阅 Robert Karniol, “Myanmar bolsters Coco Island naval facilities”, *Jane's Defence Weekly*, 8 January 2003, p.12.

^② 参阅 Andrew Selth, “Burma's Maritime Strategy”, in Jurgen Schwarz, W.A. Herrmann and Hanns-Frank Seller (eds), *Maritime Strategies in Asia* (White Lotus, Bangkok, 2002), pp.293–323.

^③ 参阅 R. E. Harkavy, *Bases Abroad: The Global Foreign Military Presence*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1989), p.5; and Ehrlich, ‘Burma US military’.但是,这两份报告都尚未被证实。

^④ 参阅 Aung Zaw, “Tsunami: Why did Burma get off so lightly?”, *The Irrawaddy*, 5 January 2005; and “Burma junta still insists less people killed by the Tsunamis than claimed”, Democratic Voice of Burma, News, 1 January 2005.

名字都对,因为该岛上的海军基地同时也是班马瓦迪(Panmawaddy)海军军区司令部。^① 新基地源于现实和军事两方面的原因。1988年以前,缅甸海军只有少许设施在勃生的河港,那里泥沙淤积严重。此外,海基岛基地可被用于支持三角洲地区的陆军部署,并用于强化对临近海域的海上巡逻,填补缅甸武装力量在这里的空白。海基岛基地的增援作用,随着缅甸当局着手打击周围地区的民族和宗教叛乱活动以来,逐步增加。

1991年底,近1000名“克伦邦民族解放军”武装人员在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发动新一轮游击战,震动了军政府。战况激烈并波及勃生市和伯格勒城等人口集中区域,战事距仰光不到150公里。^{[46][47]}战争同时加剧了邻近的若开邦的紧张状态,缅甸武装力量发动的战役导致该地区有数千名穆斯林罗辛亚族流入孟加拉国。为了组织更加有效的抵抗,若开罗辛亚伊斯兰阵线和罗辛亚团结组织试图从外国供应商那里增加武器进口。^[48]军政府担心上述反对团体采取协同行动。更糟糕的情况是,克伦人可能联系仰光反对派,像1988年那样,再次组织撼动军政府基础的全民起义。

早期部分新闻报道把海基岛基地描述为一个“深水港”,可以成为闭塞的南中国地区通往印度洋的出口。中缅之间快速发展的双边贸易似乎成了这些言论的根源,这种贸易发展源于1989年军政府决定执行的“对外开放”经济政策及放宽对缅甸北部边界控制的做法。^② 历届中国政府一直谋求建立新的滇缅公路。^③ 中国业已着手大规模开发云南南部城镇和交通基础设施。1989年以后开始提高从中缅边境瑞丽市到缅甸克钦邦八莫市的道路质量,希望中国商品可经陆路,通过腊戍和木姐等缅北城镇,到达曼德勒和仰光。另外一条可行路线是,从八莫出发,由驳船运送货物,经伊洛瓦底江抵达敏拉,再取陆路翻越若开山脉到安村(An)和缅甸西海岸皎漂新建的深水港。^{④[49]}

同样,有报道反复宣称海基岛上也有“海洋监测设施”。其中,所提到的某些“监测”活动似乎只是缅甸海军对邻近海岸线的常规巡逻和对伊洛瓦底江三角洲河流交通的监控。不过,这项设施也被描绘成了中国的“雷达基地”,而更加常见的说法则是装配有中国电子设备的缅甸情报收集站。^{⑤[50]}海基岛基地因此也上了缅甸境内中国军事人员常驻或者暂住地点的名单。^[51]关于海基岛基地的所有这些说法和对整个中缅关系的猜测,对中国在缅军事基地的潜在利益与中国崛起向外扩张之间的推断相比起来,已经不算什么了。几个关于海基岛的报道突出该岛为来访中国军舰,包括远航印度洋的中国潜艇提供燃料补给和维护的潜在价值。^⑥

然而,这些新闻报道和学者的观点,与1993年印度国防出版物对于海基岛的描述并不相符。据《SP军事年鉴》(SP's Military Yearbook)介绍,“黄台”(显然是“海基”的中国称谓)基地是一个大型三军联合设施,中国称为O-13:其面积肯定将超过1000英亩。该多军种基地是一个包含陆海空三军的基地,其具备的能力包括,是一个可以支持空军各种行动的大型空军基地,包括辅助的飞机维修队;至少有容纳一个军的地面部队的硬件设施;还有一座大型海军基地,拥有完整的港口设施,

^① 海基岛的海军站似乎由一个军衔为上校的缅甸海军军官指挥。班马瓦迪海军区域(包括海基岛和大椰子岛)受海军准将的指挥。参阅“Development of Coco, Hainggyi Islands coordinated”, *New Light of Myanmar*, 3 February 1999; “Senior General Than Shwe inspects development of Hainggyi Island region”, *New Light of Myanmar*, 3 April 2004.

^② 参阅 Mya Maung, “On the Road to Mandalay: A Case Study of the Sinicization of Upper Burma”, *Asian Survey*, Vol. 34, No.5, May 1994, pp.447-59。

^③ 参阅 Pan Qi, “Opening the South-west: An Expert Opinion”, *Beijing Review*, Vol.28, No.35, 2 September 1985, pp. 22-3。

^④ 也可参阅 Lintner, “Burma Road”, p.16; and Bertil Lintner, “Perspective: China and South Asia’s east”, *Himal South Asia*, October 2002, found at <<http://www.himalmag.com/2002/october/burma-perspective.htm>> .

^⑤ 也可参阅 Bruce Hawke and Ethan Casey, “Circle of Suspicion”, *Outlook*, 25 May 1998.

^⑥ 参阅“*Myanmar and China: New Horizons*”, *The Economist*, 23 January 1993, pp.27-8; and Banerjee, “Burma-PRC Naval Contacts”。

能停留核潜艇和其他种类的船只。^[52]年鉴暗示说海基岛可能部署有中国歼-7“比目鱼”战斗轰炸机或者苏-27“侧卫”多用途战斗机,另外可能还有一些配备弹道导弹的夏级核潜艇。文章的匿名作者还说驻扎在该岛上的中国武装力量“能在很短时间内得到增援”。^[53]SP年鉴还进一步提出海基岛基地主要目的在于“间接控制东盟地区和国际海运航线”。^[54]它将“允许中国进入印度洋的所有地区,通过武力执行侵略性的经济政策”。^[55]据说,作为使用基地和大椰子岛情报站的回报,中国减少对缅甸叛军的支持,并向军政府提供价值约25亿美元的武器和装备。据该年鉴所言,这些进展不仅巩固了仰光政权,并促使之自愿参与到北京及其附庸国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包围印度的总体计划中。令人惊讶的是,年鉴的分析并没有遭到严厉的批评。

在过去15年中,有关亚太地区的战略分析多次涉及海基岛缅甸海军站和中国进入该基地的谣传。和所谓的大椰子岛基地一样,海基岛基地也被视为北京通过附庸国包围印度的证据,后者随时准备接受中国海军舰艇进入当地。^①据传,前述海舰艇不断频繁造访印度洋北部地区,人们相信,其中包含更为广泛的战略目标:“中国的这些行动并非仅针对印度,印度只是中国地区战略的一部分……中国希望自由进入印度洋及其周边海域,该地区不仅是东亚石油供应线的关键,而且经济发展迅速,并将在21世纪扮演关键角色。”^[56]

部分分析家认为,海基岛中国基地是其“一个整体战略计划”的组成部分,该计划将导致利益冲突,冲突可能是发生在中印之间。^{②[57]}据说这一“战略计划”还包括其他中国驻缅军事基地,虽然那些基地的军事能力相对较弱。

四、缅甸的其他中国“基地”

媒体和网络出现大椰子岛和海基岛“基地”消息以来,缅甸其他地点也被提及,据说在这些地方建造了属于中国的设施,或者由中国军事人员操作。一些站点被称为“海军基地”,其他则被称为情报收集站。

海军基地

1993年初,英国出版的《经济学家》报道:“仰光附近的勃生港,可能正在中国的帮助下得到开发。据说缅甸凭借中国的帮助,在临近的海基岛上建立海军设施,并在与孟加拉和泰国交界的岛上建立海军掩体和灯塔。虽然无法确定中国的参与程度,但是中国获准使用这些设施的可能性,令当地其他国家感到忧虑。”^[58]1992年,《简氏防务周刊》首次提到实兑和丹老的缅甸海军设施的升级计划,很快牵扯到中国,中国还帮助发展若开海岸的皎漂港。一家泰国报纸提到“位于伊洛瓦底江出口处附近的One Pagoda Point镇”,成为“中国主要的后勤保障点”。^③海基岛基地的建设导致所有这些计划都被设想成为中国某种努力的一部分,旨在升级缅甸基地,并获得使用权,借以支持中国海军的未来部署。情况表明,上述描绘只比所谓中国海军基地的描述略有进步。^{④[59]}

尽管中缅两国政府不断否认,但中国“海军基地”或者“补给设施”之类的言论不绝于耳。^[60]1994年中期的一份报道称,中缅已经签署协议,将在缅甸港口建立中国海军“设施”。^[61]20世纪90

① 参阅 15, No. 3, July-September 2000, p. 13; and “India Fearing Burma-Pak-China Axis”, *Asian Age*, 16 November 2000.

② 也可参阅 W.A. Herrmann, “Conflict Potentials in Southeast Asia”, *Military Technology*, August 1995, p. 12.

③ 根据英国海军的地图显示,海基岛附近有个“‘Pagoda Point’,对于海基岛而言,这似乎是个参照物。也可参阅 Ramtanu Maitra, “The Andaman Chessboard”, *Thai Day*, 25 October 2005.

④ 也可参阅 Kumar, “Sino-Myanmar ties irk Delhi”.

年代末以前,驻缅甸“中国基地”,或者允许中国海军使用缅甸港口作为后勤支援的观点,已成为区域战略分析家公认的考虑因素。印度评论家和学者们视这些基地为中国威胁印度东翼的宏大战略之一部。其他分析家倾向从更广阔的角度,把这些基地视为中国控制马六甲海峡和保护穿过北印度洋的海上交通线计划的一部分。^[62]后一看法在2005年广获支持。2005年1月,美国记者比尔·戈尔茨(Bill Gertz)在《华盛顿时报》撰文描述了中国以中东为起点,沿海上交通线建立各种基地以“展现其海外影响力,保护石油运输”的企图。^[63]驻缅中国海军基地被看成这条“珍珠链”(string of pearls)的一部分,该政策还将囊括巴基斯坦、孟加拉、泰国、柬埔寨和南海港口。文章据称源自名为《亚洲能源未来》(Energy Futures in Asia)的未披露报告,它是美国五角大楼的智库为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所准备的报告。2006年,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有人就“珠链”政策撰写文章支持了戈尔茨的看法。文章指出,实兑市升级后的港口构成中国“珠链”的一环,足以支持中国海军部署。^①^[64]但是,2005年10月印度海军参谋长的声明显示,两份报告自相矛盾。他说“据我们所知,在缅甸不存在任何中国基地”。在回答记者们的提问时,普拉卡什还说“中国至今未获任何基地”。^[65]出自印度军队最高层的声明,颠覆了10多年来印度对驻缅中国基地的看法,也推翻了对中国试图在缅甸成立基地,控制印度洋航线,威胁印度的普遍看法。普拉卡什业已排除大椰子岛存在中国情报设施的可能,但是他似乎并不否定在缅甸海岸线周围建立中国提供援助的小型军事设施的可能性。

情报收集站

涉及小型军事设施的报道同样充满矛盾,缺乏得到证实的信息的支持。比如,某澳大利亚报纸1993年称,中国技术人员在缅甸湾,沿孟加拉海岸线,建造各种电子监控站,帮助中国军队监控国际航运,特别是印度洋—马六甲海峡航运。^[66]一年后,瑞典记者林特纳(Bertil Lintner)在《国际防务评论》(the International Defense Review)著文指出,近期情报显示,中国正在对军政府施压,谋求使用缅甸沿岸战略要地的大型“监听哨”。^[67]1998年,德斯蒙德·鲍尔(Desmond Ball)提到,“在安达曼海边,沿着缅甸海岸线一带,有6—7个由中国提供支持的小型监听哨。”^[68]他随后又说,到1997年以前,中缅合作的信号情报站已经运作了3—4年。^[69]

业已出版的地点名单数量繁多,除大椰子岛和海基岛外,报道通常都会涉及马六甲海峡北端,高当附近的Zadetkyi Kyun(或者圣马太岛)。^[70]林特纳还提到位于若开外海基督岛上Man-aung(或者切杜巴)的地点。其他不时出现的地点包括:若开海岸附近的兰里岛,仰光河流域的Monkey Point海军基地。据说缅甸东南部近丹老的Saganthit(或者Sellore)岛上也有中国建造的雷达站,有时也被称为“中国监听哨”。^[71]据记者布鲁斯·霍克(Bruce Hawke)和艾森·凯西(Ethan Casey)的报道,前4个被提及的“基地”中,Zadetkyi Kyun基地最大,但没有得到足以媲美大椰子岛基地的报道规模,该基地“可以和中国直接进行卫星通讯”。^[72]其他可能对中国有利的地点包括丹老附近的格丹岛和土瓦北部Heinze岛。据说中国为了执行针对区域内其他国家的信号情报搜集活动,希望能够在这些岛上建立新的设施或者对旧的缅甸设施进行改造。^②

对于中国过去和现在参与上述设施建设的程度,存在大量猜测。20世纪90年代,多数观察家认为中国具有直接、关键的作用,过去几年,观点有所修正。除关于大椰子岛的讨论外,目前对于中国人出现在缅甸的描述看法各异。德斯蒙德·鲍尔认为:“小型监听哨,完全由缅甸军方,特别是缅甸海军操纵。中国人只在提供新设备、维修设备或者提供技术支持时出现。所以这些地方基本属于缅甸。”^[73]至于其他地方,他声称“显然中国军方人员虽曾出现,但是可能只是执行技术支持和

① 也可参阅 Sudha Ramachandran, “China’s pearl in Pakistan’s waters”, *Asia Times*, 4 March 2005.

② 这些观点在 Selth, *Burma’s Armed Forces*, pp. 118–9 有详细说明;也可参阅 Lintner, “Arms for Eyes”, p. 26.

情报联络任务”。^[74] 总之，鲍尔和其他人指出，世纪之交前，“所有合作安排和工作关系都将到期”。^[75]

1994 年 12 月，中国总理李鹏访缅。期间，强调两国关系密切，但是他也以个人身份保证缅甸没有中国教官。^[76] 严格来说，这个说法也许是真实的，但是也不排除自 1989 年以来，中国技术、专业人员定期赴缅协助其武装力量操作中国武器设备。实际上，根据 1998 年的报道，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随时都有近 400 名中国技术、培训人员驻缅。^[77] 林特纳称，中国技术人员出现在仰光 Monkey Point、毛淡棉 (Moulmein) 南部的吉坎眉 (Kyaikkami) 等海军基地。^① 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称“丹老 Kyunsu 海军基地”、德林达依海军司令部、实兑海军基地和伊洛瓦底江地区海军司令部都有“中国行动”。^② 然而，信息来源不确定，也无法明确“军事行动”的内涵。

为了支持这些言论，观察员们引用涉及中缅双边军事协议的报告。最近的协议于 1996 年 10 月开始谈判，1997 年初结束。据《远东经济评论》报道，该协议特别提到要交换“对各自国家造成威胁”的情报；中国为缅甸军事人员提供搜集“沿海地区信号情报”的训练。^{③[78]}

过去 15 年内，尽管有关基地问题的讨论屡见报端，但是很难对缅甸小型“监听站”的存在及其准确角色做出明确判断。即使有些是由缅甸单独建造或者在中国帮助的情况下建造，它们也许只是普通的沿海监测设施，同许多国家出于合理的安全考虑及航海目的而运行的类似设施一样。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在缅甸“监听站”设施的运转和保养上的介入程度、中国情报部门从这些活动中获取利益的程度，是不可能得到确定的。甚至连这些设施仅仅服务于缅甸海军还是更为强大的缅甸陆军都无法确定。实际上，鉴于 15 年来与此有关的各种疑问，以及中国人员在缅活动的历史情况，在出现更可靠的证据前，谨慎的做法似乎是不要对这些小型军事设施妄下结论。

五、分析性议题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日益增加的中国驻缅基地和情报站的新闻，成为知名评论家和学者研究区域战略环境的新议题。每次这些报告都被著作和著名的杂志所引用，使其更具可信度，大椰子岛、海基岛和缅甸各地的中国基地或者“监听站”很快成为广泛认可的事实。至今，仍有观察家坚信大椰子岛设有中国基地，既证明缅甸屈服于中国，也是中国执行区域扩张主义计划的证据。^④ 然而，印度海军参谋长 2005 年的声明，产生了一些严重的问题，矛头不仅指向早期新闻报道的真实性，而且对报道后的各种评论分析产生怀疑。

早期涉及大椰子岛信号情报站和缅甸各“监听站”的报告还有点逻辑。中国已然成为亚太地区大国，经济快速发展，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力量日益壮大。1988 年后，中缅防务关系快速发展，北京

① 当它完工的时候，吉坎眉基地将是缅甸最大的海军设施。参阅 Lintner, “Perspective: China and South Asia’s east”; and Maung Maung Oo, “Junta Announces New Naval base”, *The Irrawaddy*, 9 July 2001.

② 实兑是 Danyawaddy 海军区域司令部的所在地，德林达依海军区域司令部的总部设在丹老，伊洛瓦底江海军区域司令部的总部则在仰光的 Monkey Point。参阅 “Chinese Naval Officials, Spy Vessels Operate from Nine Sites in Burma”. Selth, *Burma’s Armed Forces*, p.191.

③ 也可参阅 Rowan Callick, “China and Burma Strengthen Ties with Military Agreement”,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24 January 1997.

④ 参阅 Brahma Chellaney, “Assessing India’s Reactions to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Doctrine”, in Brahma Chellaney, Jae Ho Chung and Carlisle A. Thayer (eds), “Assessing Regional Reactions to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Doctrine”, *NBR Analysis*, Vol. 18, No. 5, April 2008, <http://chellaney.spaces.live.com/blog/cns!4913C7C8A2EA4A30!.596.entry>.

由此获得南疆战略利益的机遇。即便北京和仰光(现在是内比都)的关系一般,但是中印历史纠葛,以及中国对中东海上通道的利益,导致北京必须建立针对北印度洋区域的收集站。中国也加入了在南海小岛建立基地的竞争。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当有报道涉及缅甸岛上存在中国独自或中缅共同操作的基地和其他信号情报站时,也不足为奇。

这种观点在 1994 年 8 月得到加强。印度海岸防卫队扣留了 3 艘靠近安达曼群岛捕鱼的船只。出于回应中国在缅甸不断扩大的影响,印度海军在该群岛上建立了一个新的海军司令部。据当时新闻报道,拖捞船悬挂缅甸国旗,但 55 名海员均为中国人。船上只有无线电通信和水深测量设备,未发现捕鱼工具。船员在中国驻新德里大使馆介入后获释。事件适时地暴露了中国对北印度洋的战略兴趣及准备在该区域收集电子情报。^[79]1997 年 3 月,当仰光和北京签署了一份为期 30 年的捕捞协议,允许 225 艘中国渔船在缅甸水域自由行动后,印度害怕再次出现这类冒险的行动。^[80]

基于相同原因,中国必须保护缅甸海军设施。无论中国是否存在扩张,或者压制印度的需要,人们普遍了解,中国依赖中东油田,而且二者之间的海上交通线极易受到攻击。如果中国考虑派遣军舰进入印度洋保护航线,获许进入友好国家港口,好处明显,无需建立真正的海军基地,甚至无需派遣大批驻岸海军人员。就中国的目标而言,确保获准进入缅甸这样国家的港口获得燃料或者其他后勤补给就足够了。对缅甸航海设施的改进,不仅有助于中国海军补给,也将推动从云南延伸至缅甸海岸的陆路贸易。

同样,出于其他原因,撰写这一议题的记者和学者由于坚信材料的可靠,也应当得到谅解。2005 年以前,印度安全局高级官员坚信中国在缅甸具有关键的地位。^[81]印度官员在仰光、新德里,也许还有北京,一再谈到这一触及印度国家利益的威胁。1998 年,时任印度国防部长的费尔南德斯把中国视为印度“头号”威胁,公开指责中国帮助缅甸在大椰子岛上安装监测和通信设备,引起公众骚动。部分引用其言论的报道也称,有计划将岛上设施改建为大型海军基地,而且海基岛也早已成为“中缅联合基地”。^①^[82]尽管费尔南德斯被看成怪人,但是作为高官,在这样如此敏感、重要的问题上,差错难以想象。^[83]

过去 15 年内,一些新闻报道警告不宜轻信中国进入缅甸的报道是正确的,暗示即使报道貌似来自权威渠道。比如一位缅甸事务观察员 1995 年在《简氏情报评论》撰文认为:“两年来,有关报道鲜有可靠证据、资料支持。多为谣言、猜想甚至蓄意误导。关于具体地点、发展和军事能力的叙述混乱,但随后被记者和学者们反复引用。”^[84]^② 1997、1998 年出版的文章也认为应当对缅甸基地问题持谨慎态度。^[85]^[86]部分分析家指出,仰光对任何对主权的挑战反应敏感。军政府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疑虑中国的长期区域性目标。对于各种关于中国驻缅基地的言论,还存在许多有效的反对观点。有些相关议题,也有待更为详细的研究。^③

中国驻缅基地的说法从一开始就明显缺乏可靠的证据,少有记者和评论员引用明确的资料来源来支持其论点。多数佐证来自缅甸反对党成员及其他报纸的报道。^④少数作者宣称观点来自“情报”联系,但始终没有来源名称,观点也始终无法得到证实。比如,有报道提到卫星图像,暗示至少已经有一个强国使用国家技术渠道,证实存在中国基地。^[87]一位印度战略分析家竟然声称:“对于

① 也可参阅 See also Rahul Bedi, “India Trying Hard to Build Military Ties with Burma”, *The Asian Age*, 7 July 2000; Egretteau, *Wooing the Generals*, p.138; and Bakshian, “China-Burma-Indian Intelligence”.

② 也可参阅 William Ashton, “Myanmar: Chinese naval base: many rumours, few facts”, *Asia-Pacific Defence Reporter*, Vol. 19/20, No. 12/1, June/July 1993, p.25. “William Ashton”是这位作者在 1989 – 2005 年用的笔名。

③ 参阅 Andrew Selsby, *Burma’s China Connection and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Strategic and Defence Studies Centre. Working Paper No.377,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03.

④ 参阅“A Dragon at the Gate?”, p.36.

椰子群岛，大量证据可以证明人员、电子情报、部分监视设备构成中国大型信息情报系统的组成部分。众所周知，信号情报属于电子情报。因此，只要它一度存在，除了中国驻缅总体力量之外，就是椰子岛和海基岛存在中国海军及其他军事力量、人员和设施的铁证。”^[88]

2005年印度彻底改变对大椰子岛基地和缅甸其他中国驻缅设施的观点后，以上言论，或者说以这类信息为基础，提供情报的部门，必须受到质疑。15年来，多数观察员似乎没有注意到，除了态度无法客观的印度政府外，没有其他政府声称大椰子岛存在大型中国信号情报站，其中包括美国。后者不仅重视中国在印度洋的行动，也重视对这些行动的侦察。据报道，1992年，一名缅甸高级外交官明确提到大国情报收集能力时表示，“现代设施相当公开，无法隐藏”。^[89]令人惊讶的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缅甸的其他中国设施向来不置评。也许是因为相关情报过于敏感，不便公开。但是，就像现在报道的大椰子岛设施问题，也可能就是因为公众对在缅中国基地的看法缺少证据。

某些报道甚至是为了实现特殊目的进行捏造。比如，夸大中国的潜在威胁，符合印度的战略利益。印度通过制造对北京在缅影响的忧虑，鼓励区域内的其他国家增进和印度的关系。^[90]同时，向仰光间接施压，防止其进入北京的势力范围。部分缅甸流亡者为取得美国保守派的支持，也会故意引起人们对中缅关系的注意。1998年费尔南德斯发表中国威胁论时，同时以其支持在印缅甸反对派闻名。^①就中国对印度洋的兴趣，20世纪90年代末，《先驱报》(The Pioneer)刊登大量报道，动机可能旨在提高印度国内对核试验的支持率。^[91]另外，有迹象表明，部分印度分析家的言论旨在提高国家对海军的投入，后者的经费向来少于其他军种。

部分客观因素同样不利于在大椰子岛或者海基岛上建立大型设施。例如，缅甸政府曾经承认，前往两地较为困难。^[92]大椰子岛缺少满足任何型号船舶的避风港。2002年以前，当地只有一个凸式码头。后来新建的防波堤，据说才扩大了锚地。明显扩建于1988年后某个时间的跑道仍然无法抵御当地的恶劣天气。海基岛的水文地形条件同样不适合建造任何规模的海上设施。英国海军航海图显示，该岛受强潮汐、变动的泥岸和严重淤塞影响。此外，以乡村为主的周边地区，也缺乏支持大型海军基地或者商业贸易港口的基本的必要基础设施。^[93]

另外，从更为广阔的战略角度出发，很难想像海基岛新基地就是中国的最佳选择。它也许可以扩大中国战略触角，但是仰光更加完善的设施或者缅甸沿海已经开发的港口都可以满足中国的目的。出现武装冲突时，海基岛基地易受海上袭击。此外，任何在缅甸的“中国基地”都将被该国声名狼藉、反复无常的领导层所要挟，即使在最需要的时候，中国自由进入缅甸港口或者情报站的权利也无法得到保障。即便中印关系再度恶化，中国军队似乎无意也没有能力在远离本土的区域采取重要军事行动。尽管中国相对重视蓝水海军，但也要若干年以后才能形成气候，缅甸不可能为中国舰艇在印度洋的行动提供必要的空中掩护。^{②[94]}

就此，有必要再次质疑中国海军频繁出现在缅甸邻海的观点。两艘中国舰艇于1985年末造访当地，访问巴基斯坦等盟国，期间强调航海自由原则。^[95]但在此后，中国舰艇很少涉足印度洋。^[96]就如2005年印度海军参谋长所说“根据我们的观察，中国海军仅象征性地进入印度洋”。^[97]尽管SP年鉴认为中国正在进入印度洋，但是，中国的核潜艇还在完善中，可能从来没有进行远程部署。也许是因为情报显示缅甸海军于1992年初从中国购买的几艘海南级巡逻艇在海基岛和大椰子岛附近活动，导致外界认为中国舰艇进入当地的频率增加。更加可能的解释是，原始报告只是为了润色

① 许多缅甸的流亡者甚至被准许住在部长的新德里寓所。

② 也可参阅 A. H. Cordesman and Martin Kleiber, *Chinese Force Modernization and Force Development* (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Washington DC, 2006), pp.52–69.

一个苍白的故事。

六、战略恐惧

如果上述议题缺少可靠资料,而公众关于中国在缅势力的认识存在众多空白,那么就必须质疑过去15年来完全根据有关“中国基地”新闻报道发布的战略分析。特别是那些据此得出的有关中缅广泛关系及其对印度洋东北区域战略意味的结论,有待详细检验。这些有关论断共分三大学派。根据其所持论据,可被称为控制派、合作派和反对学派。^① 各派之间存在众多共性,但观点有着重大区别。比如,各派对中国驻缅基地及其战略内涵持不同观点。

控制派

起源于大国政治和冷战战略平衡理论的控制派观点盛行于印度,在美国和澳大利亚也有许多跟随者。论者认为狭小、孤立、经济动荡的缅甸将难免屈服于强邻,成为中国谋求世界大国地位的走卒。^② 其观点认为中国通过贷款、军售、贸易和影响缅甸北部边境,牵制缅甸。军政府因此只能屈从北京。该学派怀疑缅甸面对中国的压倒性战略力量,独立处理本国事务的能力。他们预言,世纪之交的缅甸将成为扩张主义中国的“卫星国”或“仆从国”。^③

缅甸因此被视为是中国包围、威胁印度的同盟。^④ 新上任的军政府于1988年后新修的公路、道路改造和部分重要基础设施的发展计划都被视为实际上是用来运输中国军队、物资的补给线。缅甸升级后的港口和海港被视为中国战舰主导马六甲海峡,控制印度洋至中东海上交通的潜在支援基地。缅甸新机场作为国防现代化和扩张计划的一部分,也被看成中国战斗机未来借以威胁印度东部的基地。仰光和北京之间的情报关系(包括报道所称的缅甸“监听哨”),都被看成是中国更宏观计划的组成部分。此前的国家法律秩序恢复委员会和后来的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都是中国的代理,未来缅甸能够也愿意代表强大的保护国同东盟那样的地区性组织进行对抗。^[98]

合作学派

学派之二,或者说合作学派,大体上接受控制学派主要观点,但对于预测中国如何、何时将缅甸纳入势力范围态度谨慎。在这个学派的成员看来,中国对缅大规模军售,中缅战略通道的强化及报道所说的中国在缅甸的情报设施建设,属于一个更为长期的策略。他们认为中缅军事关系“构成中国在印度洋区域逐渐扩大军事活动的重要模式之一。该模式总体显示,中国领导人视当地为中国重要利益所在,最终旨在于印度洋建立永久有效的军事存在。”^[99] 该学派不认为中国只是简单地迫使缅甸服从。在他们看来,这一过程旨在逐步将缅甸发展成为更为平等的战略联盟。

合作派认为军政府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也看到中国过去15年来与缅甸发展关系所遭遇的困难。然而,该学派成员认为,虽然缅甸目前无意容许中国军事力量的明显存在,但是,这个政府最终将意识到和北京“建立在相互信任和共同利益基础上”的深入战略合作带来的利益。^[100] 他们认为,

^① 这个分类最初出现在 Merrill, “Myanmar’s China Connection: A Cause for Alarm?”, 后经 Andrew Selth 进一步发展, 参阅 “Burma’s China Connection and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Indian Ocean Survey*, Vol. 1, No. 1, January-June 2005, pp. 29 – 48。

^② 参阅 Kanwal, “Countering China’s Strategic Encirclement of India”。

^③ 参阅 J. M. Malik, “Sino-Indian Rivalry in Myanmar: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Security”,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16, No. 2, September 1994, pp. 137 – 56; and Baladas Ghoshal, “Trends in China-Burma Relations”, *China Report*, Vol. 30, No. 2, 1994, p. 200。

^④ 一位印度评论员认为,以印度为目标的中国导弹已被部署到大椰子岛。参阅 Bedi, “India trying hard to build military ties with Burma”。

终有一天，军政府将在缅甸为中国提供永久设施，供北京在印度洋区域建立战略影响。如果没有特别说明，他们至少还暗示，如果美国和具有类似意向的国家继续对内比都政权施加旨在造成政权更替的外交和经济压力，以上情况将迟早发生。^①

反对学派

第三种学派又称反对学派，主要由专攻缅甸研究的学者和对中国扩张主义计划持怀疑态度的中国专家组成。^②其主张含3种主要观点：

首先，他们认为，缅甸向来对中国持警惕态度，1989年遭西方国家排斥且面临各种制裁后，才因迫切需要求助北京，实属无奈，并非永久的转变政策或忠于中国。该学派的成员们承认中国正在向缅甸提供外交、军事和经济好处，相信只要中国愿意，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仰光施压。但是，他们比前两个学派更相信缅甸将能够平衡复杂的双边关系，避免卷入中国和印度、美国等大国的战略竞争。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他们指出缅甸具备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几年来已经准备为保持独立和领土完整而承受巨大的代价。^[101]他们怀疑涉及中国情报站的言论，相信军人政府永远不允许中国在缅甸建立永久基地的保证。另外，该学派还认为缅甸首先需要向东南亚国家而不是向中国借鉴国家治理和经济的发展模式。

其次，反对主义学派认为中国并未像经常报道的那样，业已成功赢得缅甸信任。尽管目前双边关系空前密切，但北京无法对军政府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比如，对中国政府具有重要意义的伊洛瓦底江运输走廊计划，屡遭挫败。首先是国家法律和秩序重建委员会明显对回馈给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代价感到忧虑，在上述计划的执行过程中拖泥带水。此外，缅甸武装力量对已获中国军用物资的工艺和性能也极为不满。据说令中国头疼的是，军政府正转向俄国和印度、乌克兰、北朝鲜等其他国家寻求最新武器供应。^[102]中国驻缅官员都行为低调，和当地官员交往谨慎。中国似乎不会冒着损失1989年以来收获的风险，推翻声名狼藉、反复无常的军政府。^③北京甚至可能忧虑1967年那种导致中缅关系破裂的反华暴力示威再次爆发。

再则，目前尽管缅甸保持和发展关系，但缅甸随时保持脱离中国的自由。鉴于中国的威慑力，缅甸这类弱小国家抵制中国的干涉，纯属幻想。但已有先例，比如，越南不但脱离中国的怀抱，还进而抵抗了中国的入侵。同样，北朝鲜依赖中国，但从未放弃主权。甚至被认为是中国仆从的巴基斯坦，也能够独立发展和美国等国家的关系。反对主义派认为，如果缅甸试图摆脱中国，军政府孤军奋战的几率不大。印度已在军政府的战略考虑中重占一席之地，当地其他国家无疑也将出于自身利益伸出援手。如果缅甸可以化解和西方民主政权的分歧，后者将乐于为军政府提供各种帮助。

事实上，某些角度表明，仰光（现在是内比都）而非北京在双边关系处于主导地位。军政府很快发现缅甸在变动剧烈的亚太战略环境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它知道其他国家如何看待中缅关系。缅甸的将军们从1988年以后开始利用本国的地缘政治，并懂得借此操纵邻国。比如，他们乐于利用和北京的紧密关系，以及对缅甸成为中国扩张主义同盟的担忧，赢得了印度等大国的支持，在东盟等重要会议中赢得关注。军政府无疑乐于随时打出中国牌。此外，自从缅甸西海岸发现大量天

① 参阅 J.H. Badgley (ed), "Reconciling Burma/Myanmar: Essays on U.S. Relations with Burma", *NBR Analysis*, Vol. 15, No. 1, March 2004.

② 参阅 Andrew Selth, "Burma and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19, No. 2, June 1996, pp. 213 – 30; and Sandy Gordon, *India's Rise to Pow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Beyond* (St Martin's Press, London, 1995), in particular p. 315, n. 59.

③ 这些担忧随着2004年10月钦纽中将被捕而增加，钦纽时为第三把手，并可能是1988年以后中缅关系的主要缔造者。

然气田后，军政府找到了另一根杠杆，用于操纵强大但缺乏能源的邻国。^① 缅甸和印度发展中的关系、与东盟零敲碎打的联系、以及和俄国等武器供应国的交易，都可被视为制衡中国影响，保持其他外交自主性的努力。

七、结论

15年来，中国对缅甸的影响被极度夸大。尽管这些观点被普遍接受，但见诸报纸、期刊及著作上的各种言论几乎没有确证。印度政府已经完全排除大椰子岛上中国信号情报站及其他“中国基地”存在的可能。鉴于新德里的长期战略利益，以及对存疑地点的接触条件已获得明显改善，新德里不大可能说谎或者仍存疑惑。缅甸沿海也许还散布着许多小型海上监视点，部分可能具备情报功能。多数设备可能作为1988年后中缅协议的一部分，来自中国。尽管几乎没有可靠信息证实，但中国专家很可能帮助安装设备并在此后几年内协助维护，也许还提供了技术建议。但中国军方人员长期驻缅，运行当地各种情报搜集设备的可能性不大。他们可能得到来自这些设备的情报。同样，中国也许还协助建造或者升级缅甸港口，但这些港口永远属于缅甸。按照惯例，中国的民用船舶进入，必须遵守缅甸政府的规定。^②

在很大程度上，中缅过去15年以行动来刺激媒体进行揣测。除一般性介绍外，两国政府从未向国际社会披露双边关系进展中的关键层面。中缅高层频繁互访的细节，双边经贸条约的规定，以及国防关系的实质都无从得知。此外，除了知道缅甸政府长期担心外国军事干涉，重建民主政权外，外界几乎不知道缅甸政府的战略考虑。^[103] 观察家们试图发现有用信息，并发布深度分析，但是公开信息中存在的空白只能代以猜想、臆测甚至纯粹的捏造。由于偏见和纯粹的错误，本应被直接摒弃的观点，在没有得到充分审查的情况下被接受，并在文章和专门论述中反复出现。一旦见诸报端，这些观点由于再度被其他作者引用而得到名不副实的权威性。

“中国驻缅基地”的传闻或许可以被视为最佳的反面教材。缅甸安全状况发展的准确信息通常难以获得。有关信息被缅甸官方保密，并为无数流言所滋扰。此外，缅甸拥有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并在对军人政府应采取何种政策才是最佳选择的激烈国际争论中处于中心地位。这些特征往往导致过度感性的分析和可怕的预言，为貌似战略分析的激进主义者和政策鼓吹者提供了充分的余地。这意味着，在所有研究缅甸战略环境的活动中，应重视确认消息来源，避免循环报告。即便如此，对任何结论仍有必要保持一定的谨慎。^[104] 缅甸将永远保留它的一份神秘，但是其秘密只能通过确凿事实加以解释，应当避免传闻和误解。

注释：

- [1] Bertil Lintner, “Allies in isolation: Burma and China move closer”, *Jane’s Defence Weekly*, 15 September 1990, p.475.
- [2] Bertil Lintner, “Hidden Reserve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6 June 1991, p.12.
- [3][4] Subhaj Chakrabhati, “Spokesman Discusses Burmese-Initiated Group Visit to India”, *BBC Burmese Service*, 13 August 1992.
- [5] Robert Karniol, “New base is boost to naval power”, *Jane’s Defence Weekly*, 12 September 1992, p.31.

^① 参阅 Ashild Lolas and Stein Tonnesson, *Burma and Its Neighbours: The Geopolitics of Gas*, Nautilus Institute, Melbourne, 2006; *Another perspective is provided by Supply and Command: Natural gas in western Burma set to entrench military rule*, New Delhi: Shwe Gas Movement, 2006.

^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近有个印度财团得到一份实兑海港设施升级的合同。参阅“Construction of Sittwe Port to Start in January”, *The Shwe Gas Bulletin*, January 2007, p.8.

- [6] "Government said helping to build naval base in Burma", *Kyodo News Agency*, 17 September 1992.
- [7] "Source Confirms Chinese are Present at Reputed Indian Ocean Base Site in Burma", *The Estimate*, 22 October 1992.
- [8] Edward Neilan, "China's Influence in Burma Causes Fear in Southeast Asia",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27 February 1993.
- [9] "The South-East Front", *Vayu*, No.4, 1992, p.2.
- [10] "Is China Building an Indian Ocean Bas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Thai-Yunnan Project, *Newsletter*, No. 18, September 1992, p.8.
- [11] "Burma builds new navy base, India concerned", *Reuter*, 2 December 1992.
- [12][60][89] Sridhar Krishnaswami, "Myanmar denies grant of bases to China", *The Hindu*, 7 October 1994.
- [13][24] Dinesh Kumar, "Sino-Myanmar ties irk Delhi", *The Times of India*, 20 November 1992.
- [14] "China naval base off Andaman a threat", *Patriot*, 6 May 1993.
- [15] Dipankar Banerjee, "Burma-PRC Naval Contacts", *Bangkok Post*, 18 July 1994.
- [16] Yossef Bodansky, "The PRC Surge for the Strait of Malacca and Spratleys Confronts India and the US", *Defense and Foreign Affairs Strategic Policy*, 30 September 1995, pp.6 - 12.
- [17][96] "Concern at Chinese Build-up", *Asian Defence Journal*, February 1993, p.88.
- [18] "China helping Myanmar build defence base", *Hindustan Times*, 1 May 1993.
- [19] M. Shahidul Islam, "Sino-Indian rapprochement: Impact on Bangladesh", *The Daily Star*, 3 July 2003.
- [20][21][59] "PRC Reportedly building bases on Burmese islands", *Sankei Shimbun*, 28 June 1994.
- [22] Robert Karniol, "Chinese puzzle over Burma's SIGINT base", *Jane's Defence Weekly*, 29 January 1994, p.14.
- [23][32]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Intelligence Resource Program, "Coco Islands", <http://fas.org/irp/world/china/facilities/coco.htm>.
- [25][30][33][68][73] "Desmond Ball Unbound", *The Irrawaddy*, June 2004.
- [26] Vivek Raghuvanshi, "Myanmar, China Build Military Ties", *Defense News*, 4 - 10 July 1994.
- [27] Edmond Dantes, "An In-depth Look at the Asia-Pacific Air Forces and Future Procurement", *Asian Defence Journal*, January 1993, p.28.
- [28] "Chinese team in Burma to set up surveillance systems", *Indian Express*, 1 July 1994.
- [29] Bertil Lintner, "Arms for Eye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6 December 1992, p.26.
- [31][35] Renaud Eggeret, *Wooing The Generals: India's New Burma Policy*, New Delhi: Authors Press, 2003, p.94, pp.132ff.
- [34][63] Bill Gertz, "China builds up strategic sea lanes", *The Washington Times*, 18 January 2005.
- [36] Sudha Ramachandran, "Indian troops poised to enter Myanmar", *Asia Times*, 21 July 2005.
- [37] Smita Mishra Brahma, "Doing India's Dirty Work", *The Irrawaddy*, November 2006.
- [38] Interview with Indian officials, Rangoon, November 1999.
- [39] Interview with Indian officials, Honolulu, August 2003.
- [40] "India says no China defence posts on Myanmar island", *Reuter*, 25 August 2005.
- [41] "China eyeing base in Bay of Bengal?", *The Times of India*, 9 August 2008.
- [42] Andrew Selth, *Burma and the Threat of Invasion: Regime Fantasy or Strategic Reality?*, Regional Outlook No.17, Griffith Asia Institute, Griffith University, 2008.
- [43] Andrew Selth, "Chinese Whispers: The Great Coco Island Mystery", *The Irrawaddy*, January 2007.
- [44] "Myanmar", *Asian Defence Journal*, January 1993, p.28.
- [45] Andrew Selth, "The Burma Navy Under the SLORC",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29, No.2, 1999, pp.227 - 47.
- [46] Bertil Lintner, "Return to the delta",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4 November 1991, p.26.
- [47] "Burma's rebels in advance", *Jane's Defence Weekly*, 7 December 1991, p.1104.
- [48] Bertil Lintner, "Tension mounts in Arakan State", *Jane's Defence Weekly*, 19 October 1991, p.717.
- [49] Bertil Lintner, "Enter the Dragon",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2 December 1994, pp.22 - 4.
- [50] Desmond Ball, "SIGINT Strengths Form a Vital Part of Burma's Military Muscle",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March 1998, p.38.
- [51] Th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ouncil, "Chinese Naval Officials, Spy Vessels Operate from Nine Sites in Burma", *China Reform Monitor*, No.74, 2000.
- [52][53][54][55] Jayant Baranwal (ed), *SP's Military Yearbook*, 1992 - 93 (Guide Publications, New Delhi, 1993), p.374, p.374, p.101, p.371.
- [56][57] Douglas Bakshian, *China-Burma-India Briefing*, 21 May 1998, <http://www.fas.org/irp/news/1998/05/980521.html>.

prc3.htm

- [58] "Myanmar and China: New Horizons", *The Economist*, 23 January 1993, p.26.
- [61] Clare Hollingworth, "Japan's defence worries grow", *Asia-Pacific Defence Reporter*, Vol.20, No.10/11, April-May 1994, p.9.
- [62] Mohan Malik, "Burma's Role in Regional Security-Pawn or Pivot?", in R. I. Rotberg (ed), *Burma: Prospects for a Democratic Futur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Washington DC, 1998), pp.115–6.
- [64] C.J. Pehrson, *String of Pearls: 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China's Rising Power Across the Asian Littoral*,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Carlisle Papers in Security Strategy (US Army War College, Carlisle, 2006), p.3.
- [65][97] "Interview with Admiral Arun Prakash, Chief of the Naval Staff, Indian Navy", *Asian Defence Journal*, October 2005, p. 22 – 3.
- [66] David Lague, "China Says Military Expansion No Threat to Regional Stability", *The Weekend Australian*, 18 – 19 December 1993.
- [67][87] Bertil Lintner, "Myanmar's Chinese connection", *International Defense Review*, November 1994, p.24, p.23.
- [69][70][74] Desmond Ball, *Burma's Military Secrets: Signals Intelligence (SIGINT) from the Second World War to Civil War and Cyber Warfare* (White Lotus Press, Bangkok, 1998), p.224, p.220, p.224.
- [71] Bertil Lintner, "China's Ambitions in Myanmar",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 *Strategic Comments*, July 2000.
- [72][75][77][80] Bruce Hawke and Ethan Casey, "Circle of Suspicion", *Outlook*, 25 May 1998.
- [76] Dipankar Banerjee, "Myanmar and Indian Security Concerns", *Strategic Analysis*, August 1996, p.694.
- [78] "Sino-Burmese Pact",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30 January 1997, p.12.
- [79][83] Bertil Lintner, "Perspective: China and South Asia's east", *Himal South Asia*, October 2002.
- [81] *Interviews with Indian defence officials*, Canberra, July 1995.
- [82] "China has surveillance base in Myanmar, India claims", *Reuter*, 3 May 1998.
- [84] William Ashton, "Chinese Bases in Burma – Fact or Fiction?",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Vol.7, No.2, February 1995, pp.84 – 7.
- [85][90] Kay Merrill, "A closer look at Sino-Burmese military links",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Vol.9, No.7, July 1997, p. 323, p.323.
- [86] Kay Merrill, "Myanmar's China connection: A cause for alarm?", *Asia-Pacific Defence Reporter*, Vol.24, No.1 January 1998, pp.20 – 1.
- [88][91] Douglas Bakshian, *China-Burma-India Briefing*, 21 May 1998, <http://www.fas.org/irp/news/1998/05/980521-prc3.htm>.
- [92] "Development of Coco, Hainggyi Islands coordinated", *New Light of Myanmar*, 3 February 1999.
- [93] William Ashton, "Myanmar: Chinese naval base: many rumours, few facts", *Asia-Pacific Defence Reporter*, Vol.19/20, No. 12/1, June/July 1993, p.25.
- [94] Ehsan Ahrari, "China's naval forces look to extend their blue water reach",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April 1998, pp.31 – 6.
- [95][99][100] J.W. Garver, *Protracted Contest: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Seattle, 2001), p.286, p.295, p.296.
- [98] J.M. Malik, "Myanmar's Role in Regional Security: Pawn or Pivot?",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19, No.1, June 1997, pp.52 – 73.
- [101] John Hill, "Myanmar's favour in demand",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1 February 2002.
- [102] William Ashton, "The Arms Keep Coming But Who Pays", *The Irrawaddy*, June 2004.
- [103] Andrew Selsht, "Burma in a Changing World: Through a Glass Darkly", *AQ: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nalysis*, Vol.75, No.4, July-August 2003, pp.15 – 21.
- [104] Jurgen Haacke, *Myanmar's Foreign Policy: Domestic influences and international implications*, Adelphi Paper No. 381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London, 2006), p.27.

洪小荣、林达丰 译 范宏伟 校

[责任编辑:邵 鸣]